

船山遺書

第四函
函六冊

禮記章句卷二十九

衡陽王夫之譔

孔子閒居

此篇之義與上篇相爲表裏上篇言其用之大而此篇言其體之微學者參觀而有得焉則體用同原之理亦可見矣凡一章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弟特計反
夫防無反

凱悌通詩作豈樂也弟易也乎泳歎之辭禮樂者君子所以化成天下而爲元后父母之實者也然非達於其原則積之不厚而用之不弘五至三無之道所以達其原而深體之也至以存諸中者而言謂根極周洽而誠盡其理也無以發諸用者而言謂未有其文而德意旁通無不徧也橫者彌綸充滿之意敗謂人情之缺陷知之察識而警於心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

至

哀樂之樂
虛各反

正凝視也塞充周也天地兩閒之盡辭人君以四海萬民爲一體經綸密運邇不泄遠不忘志之至也乃於其所志之中道全德備通乎情理而咸盡故自其得好惡之正者則至乎詩矣自其盡節文之宜者則至乎禮矣自其調萬物之和者則至乎樂矣自其極惻怛之隱者則至乎哀矣凡此四者之德並行互致交攝於所志之中無不盡善凡先王敦詩陳禮作樂飾哀之大用傳爲至教者其事雖蹟而大本所由和同敦化者皆自此而出程子所謂有關雉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此之謂也樂非侈物則和樂之中惻怛不昧或值其哀哀可生而不相奪也哀非喪志則悲戚之當心理交得逮其爲樂樂可生而不復滯也而詩與禮之交相成者愈可知矣蓋志之至者盡心者也盡心則盡

性故情有異用而所性之德含容周徧此天德王道之樞大本之所自立而達道由之以行者也存於中而未發固不可得而見聞矣乃函之爲志而御氣以周乎羣動天地之間物之所宜事之所成經綸盡變而不遺則與父母於子存注周密而使各得其所之道同抑所謂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者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體制度文爲之成體者君子中和惻怛之德周徧流行無所間斷雖聲容緣飾因事而降而盛於有者不息於無故文有所替而德無不逮其以酬酢羣有於日用之間者無非此也

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

近似也詩以道性情而先王之治理在焉故欲以爲徵而知其爲德之實也

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

其居之反
詩本作基

宥寬也密詳審也王者夙夜肇基以凝天命唯務行寬大之政以周悉百姓則

德意旁流上下忻洽不必弦歌鐘鼓而始爲樂也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逮詩作棣
特計反

逮逮盛貌不可選言初終一度不能選擇其孰肆而孰敬也君子莊敬日彊無時而懈不待賓祭之節有體制之可脩而始成乎禮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君子心存惻怛遇死斯哀雖在五服之外禮制有窮而哀遽不舍不待衰麻而始爲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大者體之廣美者善之純盛者用之博服謂修行之也起發也發而見諸用必盡其善也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

孔悲

和生於志而動物者氣志未敦篤則無以調御其氣雖欲和而不得矣不違者氣從志順無所乖忤也遲遲從容自得之意安於禮也恕者如心之謂樂生惡死人之常情以己揆物而悲自甚矣三者根心達外而足於用也

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

施羊吏反下同

既得者寬和之發行之皆順也翼翼盛貌施及四國皆有恩恤以及之也三者皆言發之盛用足而能擴充之則發之盛矣

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畜許六反

從者與民宜也志氣之發皆順合民情而無所拂也上下和同威儀宣著人敬而親之也畜馴養也萬邦之衆逆順異情而憫恤之無閒也三者施行之宜必厭羣心不特盡於己而抑無不洽於衆矣

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

聞亡運反

日聞者道日盛而令聞日廣也就成也將進也純德惻怛之德純一不閒也孔明天下皆知其慈也三者謂貞久而不渝也

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起動也謂和氣感孚天人交動而應之也施及四海者聲律身度爲萬方之表率也施于孫子謂慈恤之政垂及後世也三者言其德盛化行之廣遠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

勞天下

勞卽到反

參者並建而互相爲用之謂勞安集之也聖人體五至三無之德篤實光輝曲備萬物之經緯不因事物之至而乘好惡以爲用故周徧天下而非有所私也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日齊之齊詩本作躋祖稽反假古柏反祗旨夷反

天至高明故無不覆地至博厚故無不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此天體之無私

也聖人志函天下而詩禮樂哀之全體發己自盡者一皆无妄流行之實而天下之情理盡焉何私之有哉齊備也日齊日升也昭明假孚也遲安和貌祗敬

奉也引詩而言商之先君皆奉若天道至於湯而德盛於躬無所不備而奉天以行者益敏於行以充其敬德之量日升於高明與上帝之德委曲相應乃以受命而王天下爲民父母此言聖人之德與天地同體以申上文五至之義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四時之成因乎天道之運運乎東西則爲春秋運乎南北則爲冬夏寒暑溫涼於是而序溫暑則爲風雨涼寒則爲霜露神氣者五行生化之撰載者承受推行之謂神氣之推行舒而廣則爲風專而迫則爲霆以流盪翕聚使萬物自微至著而形成焉露謂萌芽發露也教者道之秩敘顯以示人者也天地之化推移流動不閒於有無時行物生普遍恆久行於聲色象數之中而不待聲色象數而始有卽中和惻怛之原禮樂哀戚之藏也此天用之無私也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及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

武之德也

審時
利反

清明在躬合天之化也志氣如神合地之化也耆欲民情之欲得者也至其相待之時也開利導之也先未求而得也王者禮樂哀戚之德恆施不倦則天地之神化皆備於己不俟人情之既啟而蚤有以給民之求以同其憂樂是如天之降雨地之出雲行乎其無所待而澤流焉則民之敬信以悅不召而孚矣嵩高大貌申申伯甫仲山甫皆宣王之賢臣翰翼也四國以諸侯言蕃衛也四方以民言宣播上之德也引詩而言周道之盛通於山川契於天地故天地之化效其大順施於孫子而收作人之效則惟文武之德不顯亦臨無數亦保中和惻怛之施不倚聲容緣飾而推行皆在是以周徧廣遠無所私而父母之道配於天地也此二節言聖人之德與天地同用以申上文三無之義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

四國大王之德也

之王之王子放
反聞亡運反

令善也聞名也弛詩本作矢陳也文德禮樂之精意大王王道大行也總結上

文言王者之興必德盛於己體立於至善而用徹於無文則爲天下後世所景從斯以爲民父母而與天地參矣書曰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誠能盡凱弟之實爲民父母卽與天地合其德非有異也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蹶居
衛反

蹶然忻躍貌負牆問畢退也承膺服之也此章推本禮樂之原乃天地中和洋溢充塞之化爲喜怒哀樂未發中之天則而大用流行無有閒斷達於此者惟盡性誠身以修之於己乃以徵諸庶民建諸天地皆由此而推行之其義與中庸中和位育之旨相爲發明至深切矣

右第一章

禮記章句卷二十九終

禮記章句卷三十

衡陽王夫之譔

坊記

此篇與表記相爲表裏坊者治人之道表者脩己之道脩己治人之實禮而已矣性之所由失者習遷之也坊習之流則反歸於善而情欲之發皆合乎天理自然之則矣習俗汜濫以利其情欲者爲凡民之所樂趨故坊之也不容不嚴是以篇內多危急之辭而疑於人之難與爲善然苟達其立言之旨以與表記參觀之則易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之理於此著焉而不與荀卿之說相類不然且將疑禮之猶不足以坊民而老莊名法之說且由此而興是所貴於讀者之善擇也篇內所引夫子之言皆單詞片語而記者雜引詩書參以己意以引伸之石梁王氏乃以是而疑其非聖人之書則固矣凡二十二章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

辟匹賜反與以諸反

此三句孔子之言以下則記者所繹後放此言之者謂嘗有此言可引以爲徵

也道正己率物之教蓋卽禮也民性至善天理人情自有其節唯不足於善斯惡矣坊者使足乎善以止惡也

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坊德者坊德之過不及而制之中所以坊君子之失也命令也制也中人以下者不能自彊於禮徇情而淫佚徇形而從欲故爲之刑法禁制以輔禮而行蓋因人情之下流不得已而以維禮之窮者也

右第一章 此章乃一篇之綱領其下二十一章皆以詳著此篇之意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

此一節孔子之言約者困束不自得之意亂謂僭越犯上也

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

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慊蓋嫌字之誤戶兼反

制富貴者分田制祿班爵之法也財各稱其所用則不足以驕而不至於約矣

嫌疑也貴賤有等不相疑似也益漸也亡消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好呼報反樂虛各反農居稀反

此一節又孔子之言好樂謂尙志求樂寧輯衆不爲暴亂幾鮮也賢者之行不可輕望之常人

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貪亂以貪而亂也荼苦毒害也志欲不厭雖自陷於禍而不恤

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

乘繩證反

制建也千乘者六萬四千井之賦爲地方二百五十一里有奇蓋周制大國地

方五百里公食其半餘以爲卿大夫之采地也都城大夫之邑城雉者以雉飛

之高下遠近爲準高則一丈長則每雉三丈百雉以周圍言之凡三百丈爲五

百步徑一百二十五步於諸侯之城參之一也百乘六千四百井之賦爲地方

八十里

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畔謂違背王制兼并犯上諸侯謂侯國兼大夫而言言猶有者謂坊民而民猶

然使不爲之坊其亂愈亟見先王不得已之深意也餘章放此

右第二章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

夫防無反別皮列反

此一節孔子之言章顯也兩貴相疑其辨甚微爲之差等以明之而夫人皆喻其別也

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位班次也讓謂不敢踰分而爭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此一節又孔子之言土中國也尊者因事之所特敬如祭之尸燕之賓之類上亦尊也

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

不稱王善則子之爾君諸侯天子稱天以誅諸侯則否諸侯嗣子稱主君大夫則否時或有僭之者夫子定喪禮而正之名正言順而上下之辨民無不知矣

後世歐陽永叔創爲不沒其實之論以文其濮議之邪而司馬君實蘇子由不察而以說經修史惑耳目亂正統獎僭逆亦異於聖人之爲教矣

詩云相彼盍旦尙猶患之

相息亮反盍苦遏反

詩逸詩盍旦一名鷦鷯夜鳴不已如求旦然患之惡其聒也反靜而躁求非所得臣干其君之象也亂人耳目必見惡矣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

此一節又孔子之言同車參乘也
不同服者禮車右虎裘御者狼裘又御者恆朝服是也同姓有相代爲君之道故分別尤嚴

示民不嫌也

記者釋夫子之言也嫌者倉卒不辨屬目或誤也

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得者言惑民得衆以成乎弑也同姓弑君其惡尤酷故坊之必嚴

右第三章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

此一節孔子之言賤者位之卑貧者祿之薄安卑處約爭怨不作已亂之道也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食祿也浮過也人謂己之才能品詣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

而就賤民猶犯君

朝直遙反

此一節又孔子之言惡粗惡齒謂長者位祿位就賤辭尊居卑也此節卽他章以此坊民民猶踰之之意下復引詩及夫子之言以申之屬詞參差讀者勿泥之

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相怨一方背憎也已窮極也亡謂覆家傾國不讓則爭妒興而禍亂作推其所自皆唯自謂能堪而不知人浮於食之道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